

山西碑碣

續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晉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山西碑碣：續編 / 馬金花編著. — 太原：三晉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457-0435-8

I. ①山… II. ①馬… III. ①碑刻—介紹—山西省
IV. ①K87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1) 第205612號

山西碑碣 續編

編 著：馬金花

責任編輯：李秋芳

助理編輯：薛勇強 任俊芳

責任印製：李佳音

出版者：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晉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

郵 編：030012

電 話：0351-4922268（發行中心）
0351-4956036（綜合辦）

E-mail：sj@sxpmg.com

網 址：http://sjs.sxpmg.com

經銷者：新華書店

承印者：山西臣功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開 本：787mm×1092mm 1/8

印 張：72

字 數：600千字

版 次：2011年11月 第2版

印 次：2011年11月 第1次印刷

書 號：ISBN 978-7-5457-0435-8

定 價：450.00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山西地處黃河中游，是華夏文明的主要發祥地之一。古老、斑駁的遺蹟，留下了社會演進的印記；厚重、璀璨的文化，見證了歷史傳統的傳承。

『刻於金石，以為表經』（《史記·秦始皇本紀》）；立碑題文，鐫石紀事，以示後人。歷代都把樹碑立石作為一種紀念，祇要認為有可紀念之處，就會就地取材，立石刻文，留存於世。每一通碑文都是歷史的原始記述，都攜帶着歷史、社會、文化信息。閱讀和研究碑文就如同徜徉於歷史的時空隧道，能使我們尋覓先民們的生活足蹟，把握歷史傳承的脈動。

石刻碑記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就形式而言，有摩崖、造像、畫像、石經、碑、墓誌、塔銘、經幢等；就書體而言，有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許多石刻保存有不同歷史時期的異體字，是我國文字發展史和書法史的重要資料；就文體而言，有歌功頌德的贊、頌，哀悼逝者的碑、誌、銘誄，還有各種詔敕文牒、經典文集、詩歌雜咏以及地圖、譜系、楹聯、題名，甚至符咒、藥方等。至於所涉及內容，更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記載水情的是研究水文變化和排澇防洪水利的史料；記載家庭世系的，體現家族演變；記載社會風俗的，反映了一定的社會治理和倫理觀念；記載學校教育的，反映了山西歷代秉承耕讀持家的傳統。凡此種種，都印證了一段歷史或傳說，展示着當時社會的禮儀制度、宗教信仰、殯葬習俗、家庭結構、社會關係、道德準則、是非功過、評判標準及豐富多彩的社會風俗、生活場景等等，為後人了解古代社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古籍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很容易產生訛誤或被人為修訂。但石刻由於其特有的原真性，研究者可以通過碑記驗證、校對文獻，還典籍以本來面目。近現代學界大家，特別重視石刻資料的運用，如陳垣、陳寅恪、岑仲勉等，均采用石刻資料開創新的研究途徑，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石刻銘文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夏鼐在《殷周金文集成·前言》中指出：『（銘刻學的研究）包括認識文字、通讀文句、抽繹文例、考證銘文內容（例如考證紀年、族名、邦國、人名、地名、官制、禮制和史事等）以及根據字形、文例、考證的研究結果，來斷定各篇銘文的年代和它們的史料價值。它是以銘文作研究的主要對象。』因此，碑帖學在考古研究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已毋庸置疑。

綜上所述，石刻是社會人文歷史的真實記錄。千百年來，石刻作為傳統文化之載體，保留了不同地區的社會風貌、宗教文化、書法藝術等，以詳實的實物佐證，展現了各地歷史文化之發展脈絡。通過碑碣研究地域文化及社會歷史，涉及考古、歷史、文物、文學、哲學、藝術、科技等廣泛的知識領域，是中國古代文化研究中的一項重大課題，也是我們文化建設的一項緊迫而重要的任務，保護石刻、研究石刻是文物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我省在現已公佈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居於全國首位，計二百七十一處，而其中的古建築就達二百二十三處，且大多數古建築都包括碑、題記等石刻文物在內。據初步統計，山西碑碣近五萬通，從不同方面映射出山西悠久的歷史文化，是非常珍貴的歷史遺產。挖掘、保護、傳承這些歷史文化資源，對於提高人們的文化品位，營造濃厚文化氛圍，打造和提升文化軟實力，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馬金花同志，多年來致力於收集山西歷代碑碣資料，並對這些資料進行了分類、整理，對不同內容碑碣的時代背景作了介紹，還從文字、藝術和考古等方面作了必要的考證，這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對石刻碑碣的探索和追蹤，可以使我們觸摸那已逝的遠古文明和璀璨文化，感受到一個博大精深、宏富絢麗的歷史山西。

山西省文物局局长

王建武

二〇二一年十月

前言

在中華民族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中，有一個獨具特色的分支，這就是碑碣。我們今天看到的碑碣，記述內容非常豐富，有記功勳、述祖德、贊政績、彰律令、明學術、闡宗教者，有定里程、界疆域、理水利、究風土、避邪穢、鎮妖魔者，種類多多。它們是我們研究歷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學、民俗，乃至書法藝術的重要文獻資料。山西歷史悠久，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我國古人類最早的聚居地之一。在這片土地上，勤勞智慧的先民們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留下了積澱深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可以這樣說，在山西境內，幾乎山山有古蹟，村村有寺廟。這些名勝古蹟、寺廟院落中保存的石刻碑記，是山西古老文明的見證，也是我們了解和研究山西歷史的重要資料。

關於碑碣的記述，早已有之。許慎《說文解字》解釋為：『碑，豎石也；碣，特立之石。』起初，碑的功用各不相同，概言之，主要有三種：其一，宮中之碑，用以觀測日影，辨別方向，識別時間。《儀禮·聘禮》曰：『宮中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影），引陰陽也。』其二，祠廟之碑，祭禮時用以拴牲口。《禮記·祭義》載：『既入廟門，麗於碑。』孔穎達曰：『君牽牲入廟門，繫著於中庭碑也。』其三，冢墓之碑，立於墓穴之旁，中間有孔，孔中穿繩，作為下棺入穴之用。《釋名·釋曲藝》載：『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轆轤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當時的碑上沒有文字，後人觸景生情，因情生義，在碑上刻文以記事或記功，遂演變成後來的碑碣。據目前所知，周代的石鼓文是我國留傳下來最早的石刻，後經秦始皇刻石、漢代熹平石經與武梁祠石刻，數量和形式越來越多，終於形成了獨特的石刻文化。

碑碣的歲月久遠，經過長時間的考驗，不祇寫下歷史，也留下了滄桑。由於碑碣的材質大多為蛇蟠石，歷經風吹雨打，歲月浸毀，多有風化，很多碑刻文字已經漫漶不清。而且，由於得不到妥善的保存，人為破壞也相當嚴重，許多石碑被移作他用，有的用來壘圈砌牆，有的用來作鋪路石，還有的在歷代戰亂和歷史變遷中佚失。即使部分佚失的碑石幸有拓本留傳，但畢竟是九牛一毛，讓人惋惜。但就目前『十之存一』的現存碑刻來看，其數目也是頗為驚人的。據初步統計，僅山西境內，現存碑碣就多達五萬餘通。

一九九七年初，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馮應夢、李梅貞等先生組織下，出版了《山西碑碣》一書，收集我省自漢至元以來的碑刻共一百一十二通。由於篇幅有限，當時未收錄明清時期眾多優秀碑碣，甚為遺憾。時隔十五年之久，《山西碑碣》（續編）終於要出版了。本書輯錄選拓的石刻碑碣，計一百九十通，多為珍品佳作，或可收到『由此一斑，可窺全豹』之效。其主要以明清時期為主，明六十六通，清一百一十九通，民國五通，共約六十萬字。按內容分，有歷代名人神道碑、功德碑、

墓表、墓誌；有創建、重修、增修當時的廟宇、衙署、寺觀的記事碑；有歷代帝王御製碑；有記載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軍事、水利、田畝、教育、格言、生產、生活、地震、災荒、宗族、鄉規民約等方面的記事碑。可謂包羅萬象，無所不有。所載的人物，上至中華民族先祖、先賢聖哲、帝王將相、英雄豪傑、才子佳人，下至寒儒布衣、山野白丁、江湖隱客、市井小民，幾乎涉及每一個社會階層。這些金石銘刻以各自獨特的視角，從不同方面映射出山西悠久的歷史文化，合而觀之，是一部記載山西歷史的百科全書。

各類碑記具有不同的內涵，反映着不同時代、不同人的理念，也起到不同的社會作用。歌功頌德的名賢功德碑，多為表彰有政績的官吏和有聲望的社會賢達所立，其中包括聲名顯赫的達官貴人、造福一方的循吏、隱居的碩儒、懷才不遇的賢達等，祇要有功於民、澤被蒼生者，必然被後人感念，並被人們用樸實的語言記錄下來，銘刻於石。《平陸重建傅相廟記》、《永濟夷齊論》、《運城仝氏尚義輸糧記》、《代縣趙杲觀修復碑》、《臨猗郭寶臣德行碑》等，都記錄下了當地士紳們的事蹟。《聞喜以里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祁寧藻撰書藍公教職歌》記錄着官員們的政績。《夏縣忠清粹德之碑》、《壽陽祁寧藻墓志》追述政治家們波瀾壯闊的一生。山西歷史上名人輩出，達官貴人的墓碑，比比皆是，見諸碑刻記載的也有很多，如《武鄉魏光緒墓碑》、《沁縣吳興神道碑》、《高平道光賜卹祁□上諭碑記》、《平定張石州墓碑》，以及民國七年（1918）為紀念戰國時期的著名政治家和軍事改革家趙武靈王所立的《靈丘重建趙武靈王墓碑記》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些碑刻為深入研究這些歷史名人，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

古代的官府佈告及民間規約，也大都立有刻石。有的碑文本身就是政府頒佈的法令，有的是通過討論形成共識、具有一定制德約束力的鄉規民約和示禁碑記，如公私告令、明文約章等，村民都要割石刊佈，昭立當時，傳之後世。《李若星按晉訓廉謹刑約言碑》、《曲沃設牛馬市於官地碑記》是以官府的名義發佈的佈告，是為嚴明法紀、制止違規行為而立。《壺關禁賭博碑》、《曲沃禁宰耕牛碑文》、《長治維風勵俗碑》、《長治縣麻市碑記》等，也具有與上述碑記類似的作用。我們由此可以獲知從前的社會風貌，看到當年對革除陋規惡習採取的措施。這些留傳至今的樸實石刻文字，是當年百姓真實情感的剖白，可謂反映山西民情、民俗、民風之畫卷。

廟宇碑反映着人們的信仰。古代的山西，佛、道文化比較興盛，幾乎村村都有佛寺道觀，道教、佛教的傳播、發展，引起了寺觀建設的興盛，導致大大小小的廟宇裏碑刻林立，它們記錄了這些寺觀香火的盛衰，勾勒出寺廟的規模演變與沿革，濃縮着各個時期的鄉土文化，甚至彰顯了宗教在歷史文化、地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如《太原重修芳林寺之記》、《重修圓照寺碑記》、《沁源聖壽寺碑》、《佛光寺重修東殿碑記》等碑，皆是為寺廟募捐、修繕等事而立。而《五臺行實碑》、《洪洞建

塔僧達連生平碣》、《臨濟二十七代孫玉峰和尚法嗣西竺上人傳衣碑記》則記載着重大宗教事件、重要宗教人物。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五臺山作為我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帝王御製、御賜碑很多，有敕賜碑、誥封碑、聖旨碑、敕建碑等。一般體量都很大，選材上要求較高，構成了五臺山佛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教薪傳的教育科舉碑，多刻立於文廟、官學和書院。它們或記載學校創建、修繕、增置學田、募集辦學錢款等事，或刊刻有關辦學的規章制度、條例，或刊刻中舉、進士及第人員名字等。山西是中華文化發祥地之一，歷來重視教育，故這類碑記數量極多。清咸豐年間（1851—1861）的《侯馬義學條目》，記錄了巨履貞自籌經費興建義學的事蹟；《運城興賢會義學碑記》記述了全村人集資興辦學校的過程。《河東書院藏書樓記》、《運城重修育才館碑記》、《聞喜以里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呈現不同時代、不同類型、不同族群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各具不同意義。

反映水利興農的引水灌溉事務碑，多稱頌渠首勞績或褒揚捐貲修渠之功德者。如《絳縣重導帶溪水記》歌頌了康知縣引帶溪水造福人民的功德。山西乾旱缺水，尤其晉南地區歷史上為爭搶水源而引發過多次爭鬥，所以也有不少記載水事之紛爭及其處置經過的碑刻，如明代的《洪洞察院定北霍渠水利碑記》、清代的《平陽府建霍渠分水鐵柵詳》等碑。以上兩碑記載了洪洞、趙城二縣因霍渠水利糾紛及歷年分水的具體事宜，具備跨越時代的持久影響力。

反映經商致富的碑刻雖然較少，却體現出古人胼手胝足、墾殖拓土的向上精神。《臨猗重修周逸民猗頓氏墓記》是這類碑記的代表。它記述了猗頓奔走天涯，後來畜牧育桑，開發拓墾，辛苦備嘗，最終致富的事蹟。猗頓致富後，為國立功，為民立德，為己立言。

抗擊天災的碑石，主旨在於追思悲情，以誠後世。山西歷史上曾遭遇過嚴重地震災害，《稷山地震記》、《武鄉祭焦龍之神碑》是研究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秦晉豫之交發生大地震的實物資料，記述了震後當地社會的經濟狀況。而《聞喜閼事碑》、《高平紀異示儆約言碑》、《運城悲災荒歌碑》、《運城丁丑大荒記》則描述了清光緒三年（1877），河東災荒的嚴重程度及人民生活的悲慘。《平陸災年後掩藏暴骨墓記》記載了光緒三年（1877）大旱所造成的人喫人的景象。當時，枕骸遍野，張時坊等懷悲憫之心，將遺露之骸骨一一收集，掘穴埋葬，遂成義冢。這種佈善行義之行爲，恩於黃泉，澤及枯骨，並且安定了陽世衆生之心。讀這類碑文，讓人感慨良多。

辟邪逐穢的民俗信仰碑，是人們崇拜超自然力量的體現。人類對自然除了依賴之外，更多的是一種懵懂的恐懼。古代民衆崇奉靈異，畏懼天地鬼神，崇拜超自然力量。《榆次重修城隍顯祐伯祠記》表述城隍尊神幽明兩治的特性，以及神道設教的意義。古人常將道教符咒刻成石碑，立於門前、巷口、村落或山巔，期望它們能起到辟邪、祈福與鎮護的作用，如《浮山

《鎮宅龜蛇刻石》便有『志心崇奉，鎮宅避惡』之說。草書『龍』、『虎』字，寓意龍吟虎嘯。石刻『虎』字更具盛名，虎虎生風，足以鎮風止煞。

圖文並茂的碑石，讓我們直觀地感受到彼時彼地的地理風貌。《左權新修十八盤並天井郊城堡圖》詳細描繪了黃澤關關堡及關門、關道的位置、格局，是長城沿綫唯一記載關、堡佈局的石碑。《靈石晉省地輿全圖碑》精細地繪出了山脈、河流、湖泊、鹽池、道路、驛站、長城關塞、府州廳縣、城池村鎮、寺廟古蹟等，是較早的山西省綜合性地圖。《山西夏縣堆雲洞全圖》則刻畫了乾隆年間（1736—1795）的建築形式與佈局，描述了當年堆雲洞道觀格局與地理形勢。《河東鹽池之圖》展示了明代潞鹽生產的真實場景，形象地記錄了鹽丁撈采的艱辛，畫面中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十分感人。這些碑刻，如今已成爲珍貴而又稀缺的史料。

以文表意的碑刻，讓我們感受到了漢字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國社會歷來由文人秉持，文人通過文字來表達自己的信仰、志向。在許多碑文中，異體字處處皆是，有一些爲撰寫者所造，獨具其形。在這裏，文字其實就是文人的另一種生命形式。另外，在康熙、乾隆御碑中，出現了采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合寫的現象，如《乾隆御書至靈鷲峰文殊寺即事成句》、《乾隆御書靈鷲峰文殊寺瞻禮偶效禪語》等所謂的四棱碑，便是當時民族融合的見證。

文采飛揚的碑文常常令人嘆爲觀止。由於碑碣往往是由當朝顯宦或鄉賢名士撰文並書丹，文筆優美，書法精深，雕刻細緻且有較高的藝術價值。《祁寓藻撰書藍公教職歌》、《聞喜祁寓藻書唐平淮西碑》，文采豐美，令人動容；《陶淵明〈擬古雜詩〉致遠堂法書》，書法道逸，令人神怡；《薛一印新題高梁八景》以詩歌的方式記下該地的秀麗山川；《運城重修育才館碑記》用以勸勉莘莘學子，教人勵志；《傳山草書詩碑》不僅以喻意起事，還蘊含着豐富的書法藝術；《董其昌書〈畫錦堂記〉》、《介休傅山書郭泰碑》皆爲書法名家的作品，文藻相映，令人賞心悅目。這些書法藝術之美的沉澱，成爲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精華。

以上林林總總，不勝枚舉。追本溯源，每一件碑碣都有典故，鉅細之間，各有一片耐人尋味的天地。秉燈展卷，研讀碑文，先民們當年生活的點滴都會鮮活地重現在今人面前。石刻本身所蘊含的大量歷史文化信息，所蘊藏的豐富文學資料，有待我們去尋、去訪、去讀。跨越時空，撫碑思古，讀文憶舊，樂在其中。讓我們共享碑碣之美吧！

馬金花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凡例

一、本書每通碑碣的內容，均由石刻名稱（全稱）、碑文、拓本、簡介四部分組成。共收碑碣一百九十通，按內容劃分為十二大類，按類予以分述。

二、在目次編排上，以水利、商賈；交通、軍事；教育、義行；律令、規約；災害；官紳、宗族；寺觀、民間信仰；佛教；五臺山御製碑；詩文、歌賦；法書、箴銘；題名、楹聯、畫像為序。各分類中按鑄立年代先後排列。以括號夾注公元紀年，年代不詳者，根據碑文推算其大體年代，附於某代之後。真假或斷代暫無定論的石刻，沿用舊說或存疑。有幾種說法的，諸說並存。

三、在碑名稱謂上，基本以碑文首行碑題或碑額為名。為鮮明醒目，便於查檢，碑題文字過長者從簡，逢碑中祇記姓氏而無名號者，則以某公、某君、某氏為題。如無標題之碑，由編者依據碑文內容擬定。

四、為體現史料的真實性，保留碑的原貌，保存傳統的民族文化藝術結晶，所收錄的石刻文字，祇作標點。原文中的錯別字、異體字、通假字等，保持原狀，一般不作甄別。部分明顯的錯別字，則在本字之下，以括號內之字正之。個別碑文中的施銀化緣人名等從略。

五、石刻文字漫漶、剝泐不清的，一字用「□」表示。漫漶、剝泐字數不清的，用括注「下闕」表示闕文。據文獻補錄的，在本字外加「□」。

六、本書的簡介，對碑刻形制、特徵作了一些必要的說明；對其內容、價值、意義，力求作一些必要的解析、鑒賞和評述。

七、對碑文中有關地名、人名、生僻字和詞語、典故等，略作注釋。

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有不少石刻陸續由原址搬遷到異地，這部分石刻均由現收藏單位保存。本書所收錄石刻地址，一律按原址書寫，然後註明搬遷時間和地點。

九、石刻單位稱謂，各類碑刻一律稱「通」；石碣（或刻石）、畫像（圖像）石，稱「塊」或「方」；鑄刻帝王詔令的，稱「敕文」；法帖，稱「帖文」；畫像石、匾額，稱「題記」或「題刻」。碑刻規格單位，用釐米表示。

十、本書所附拓照，基本為一文一圖，力求圖文並茂，增強可讀性、觀賞性和收藏價值，並便於與原文比照。

目錄

序		(〇〇一)
前言		(〇〇一)
凡例		(〇〇一)

水利・商貿

絳縣重導帶溪水記		(〇〇三)
洪洞察院定北霍渠水利碑記		(〇〇六)
平陽府曲沃縣均田記		(〇一〇)
平陽府建霍渠分水鐵柵詳		(〇一三)
曲沃設牛馬市於官地碑記		(〇一八)
臨猗重修周逸民猗頓氏墓記		(〇二〇)
長治縣麻市碑記		(〇二三)

交通・軍事

左權新修十八盤并天井郊城堡圖		(〇二七)
平順虹梯關銘刻石		(〇二九)
靈丘萬曆二年閱邊碑		(〇三一)
朔州明長城碑記		(〇三三)
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		(〇三五)

重建壺關縣大安橋碑記		(〇三八)
靈石晉省地輿全圖碑		(〇四〇)
代縣重修靖邊樓記		(〇四二)

教育・義行

運城仝氏尚義輸糧記		(〇四七)
河東書院藏書樓記		(〇五〇)
永濟夷齊論碑		(〇五二)
運城重修育才館碑記		(〇五四)
侯馬義學條目		(〇五七)
運城興賢會義學碑記		(〇五九)
重脩受川書院記		(〇六一)
稷山藥王廟孫真人碑記		(〇六三)
重修壽陽縣城碑記		(〇七五)
壽陽方山碑亭記		(〇七八)
侯馬義學碑記		(〇八〇)
祁窩藻撰書藍公教織歌		(〇八二)
聞喜以里書銀抵新進生公堂禮記		(〇八五)
臨猗郭寶臣德行碑		(〇九二)

律令・規約

朔州禁例十二條碑		(〇九七)
五臺山免糧卷案碑		(一〇〇)

五臺山各寺免糧碑記		(一〇三)
李若星按晉訓廉謹刑約言碑		(一〇七)
壺關禁賭博碑		(一一〇)
長治維風勵俗碑		(一一二)
曲沃禁宰畔牛碑文		(一一四)

災害

稷山地震記		(一二一)
武鄉祭焦龍之神碑		(一二三)
平陸太清碑記		(一二六)
聞喜閑事碑		(一二八)
平陸災年後掩藏暴骨墓記		(一三〇)
高平紀異示儆約言碑		(一三三)
運城悲災荒歌碑		(一三六)
運城丁丑大荒記		(一三八)
萬榮杜村災情碑		(一四一)

官紳・宗族

夏縣司馬故里坊牌記		(一四五)
夏縣忠清粹德之碑		(一四八)
武鄉魏光緒墓碑		(一五三)
沁縣吳珣神道碑		(一五七)
夏縣元寓賢歸張二公墓碑		(一六〇)

介休傅山書郭泰碑		(一六二)
侯馬裴慎堂錄事勸世碑		(一六六)
嘉慶誥命碑		(一六九)
高平道光賜卹祁□上諭碑記		(一七二)
壽陽伯兄芝舫府君墓碑		(一七四)
平定張石州墓碑		(一七八)
聞喜祁寓藻書唐平淮西碑		(一八〇)
壽陽祁氏支祠記		(一八六)
聞喜裴氏世系源流攷		(一八九)
壽陽祁寓藻墓志		(二〇五)
靈丘重建趙武靈王墓碑記		(二〇九)

寺觀・民間信仰

霍山大明詔旨碑		(二一三)
洪洞建文元年御祭中鎮文		(二一七)
屯留縣重修三峻山神廟記		(二一九)
榆次重修城隍顯祐伯祠記		(二二二)
平陸重建傅相廟記		(二二五)
長子重修靈湫廟記		(二二八)
代縣趙杲觀修復碑		(二三一)
洪洞邑侯劉公校正北霍渠祭祀記		(二三三)
運城重修池神廟記		(二三七)
長子重修炎帝神農廟碑記		(二四〇)

陽曲玉泉山白龍廟創脩樂亭碑記	（二四四）
浮山重修天聖宮碑記	（二四六）
夏縣餘慶禪院粧聖像記	（二四九）
晉城重修步月亭碑記	（二五二）
曲沃重修臺駘廟碑記	（二五四）
長子馮士翹書純陽祠	（二五七）
稷山改建關帝廟碑	（二五九）
傅山題忠孝神仙雨師傳碑	（二六一）
丹楓閣記	（二六四）
壽陽縣文昌廟記	（二六七）
壽陽重修清虛寺碑記	（二六九）
平定重修湧雲樓記	（二七三）

佛教

重修佛光寺補塑羅漢之碑	（二七七）
太原重修芳林寺之記	（二八〇）
五臺行實碑	（二八二）
沁源聖壽寺碑	（二八四）
洪洞建塔僧達連生平碣	（二八八）
重修圓照寺碑記	（二九〇）
敕建五臺山大塔院寺碑記	（二九四）
臨濟二十七代孫玉峰和尚法嗣西竺上人傳衣碑記	（二九八）
長治千手觀音圖像碑	（三〇二）

天澤潤公太原記		(三〇四)
重建三泉寺碑記		(三〇六)
佛光寺重修東殿碑記		(三〇九)
朝清涼山見靈應記		(三一二)

五臺山御製碑

明英宗皇帝勅諭護持山西五臺山顯通寺		(三一七)
明神宗勅諭山西五臺山		(三一九)
康熙御製五臺殊像寺碑		(三二一)
康熙御製菩薩頂大文殊院碑文		(三二三)
康熙御製重脩清涼山羅睺寺碑記		(三二五)
康熙御製五臺山廣宗寺碑		(三二八)
康熙御製五臺山顯通寺碑		(三三一)
康熙御製中臺菩薩頂碑		(三三四)
康熙御製羅睺寺碑文		(三三六)
康熙御製壽寧寺碑文		(三三八)
乾隆御製菩薩頂碑		(三四〇)
乾隆御製殊像寺碑文		(三四二)
乾隆御製大螺頂碑記		(三四四)
乾隆御製黛螺頂詩碑		(三四六)
乾隆御書至靈鷲峰文殊寺即事成句		(三四九)
乾隆御書靈鷲峰文殊寺瞻禮偶效禪語		(三五二)
嘉慶御書五臺讚		(三五四)

嘉慶清涼山記 (三五六)

詩文·歌賦

蔣曷詩刻石 (三六一)

王溱謁司馬光祠墓詩刻 (三六二)

康海四季六言詩刻石 (三六四)

魏謙吉餞飲海光樓贈詩 (三六六)

黃華山居詩四首 (三六八)

王大學等青蓮漫遊偶題 (三七一)

宋岳與裴內山共飲青蓮寺留題十韻碑 (三七三)

稷山孫倌草書詩碑 (三七六)

王國光遊青蓮寺詩 (三七八)

許維新遊青蓮寺留題 (三八一)

路綱遊廣勝寺詩二首 (三八三)

文徵明虎山橋詩碑 (三八五)

文徵明太湖詩詩碑 (三八七)

文徵明宿碧照軒詩碑 (三九〇)

傅淑訓青蓮寺丁未夏日詩碑 (三九三)

薛一印和舊八景韻 (三九五)

薛一印新題高梁八景 (三九八)

康熙詩克魯倫河上流雨後草生刻石 (四〇一)

侯馬臺駘廟懷古十韻 (四〇二)

芮城洪世佺詩刻石 (四〇四)

傳山十六字遺墨		(四〇五)
石道人遺墨		(四〇七)
集僑黃老人傳山書成句		(四一四)
祁寓藻詩碑		(四一六)
潘真人詩碑		(四一八)
傳山草書詩碑		(四二二)
晦翁齋居感興詩碑		(四二五)
楊繼盛遺墨刻石		(四二八)
韓昌黎夕次壽陽驛石碣		(四二九)

法書・箴銘

朱文公贊四好碑		(四三三)
董其昌《池上篇》停帆帖刻石		(四三五)
蘇東坡《玉論》停帆帖刻石		(四三八)
康熙御書臨《千字文》帖		(四四〇)
陶淵明《擬古雜詩》致遠堂法書		(四四三)
朱子治家格言		(四五〇)
張穆書翁方綱詩碣		(四五二)
潘世恩書視箴碑		(四五五)
祁寓藻書程子四箴碣		(四五八)
祁寓藻書子史粹言碑		(四六〇)
黃文節公書太白《憶舊遊》詩		(四六四)
岳飛書唐楊巨源詩碑		(四六八)